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華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變化篇第二十五

此有三部

述意部

通變部

獸欲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人之用玄通無礙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麤以麤應細以細應麤細隨機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麤按邪歸正者復須隨緣通變量稱

物情不可以妙理通悟指事而變現不思議之形質用遮不思議之頑見也譬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同於鹿馬哉若不異於鹿馬應時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

通變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佛子如一如來一化身轉如是等不可說譬喻法輪雲一切法界虛空界等世界悉以毛端周遍度量一一毛端處於念念中化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身乃至盡未來際劫一一化佛身有不可說不可說

佛刹微塵等頭一一頭有不可說不可說佛  
 刹微塵等舌一一舌出不可說不可說佛刹  
 微塵等音聲一一音聲說不可說不可說佛  
 刹微塵等修多羅一一修多羅說不可說不  
 可說佛刹微塵等法一一法中說不可說不  
 可說佛刹微塵等句身味身復不可說不可  
 說佛刹微塵等劫說異句身味身音聲充滿  
 法界一切衆生無不聞者盡未來際常轉法  
 輪如來音聲無異無斷不可窮盡是為一切  
 諸佛大力那羅延幢佛所住法又華嚴經云

一切諸佛悉有八種微妙音聲一一音聲悉  
 有五百妙音聲眷屬不可稱數百千音聲以  
 為莊嚴無量無邊妙音聲妓樂皆悉清淨普  
 能演說一切諸佛正法義味悉離恐怖安住  
 無畏大師子吼第二悉令一切法界一切衆生聞  
 其音聲隨其本行種種善根皆令開解是為  
 一切諸佛最勝無上口業莊嚴又處處經云  
 爾時佛笑口中有五色光出者有五因緣一  
 欲令人有所問因所問有益故二恐人言佛  
 不知笑故三為現口中光故四笑諸不至誠

故五笑阿羅漢守空不得菩薩道光還從頂上入者當示後人大明故

又佛說心明經云爾時世尊為梵志乃笑五色光從口出照十方五趣之類夫欲至人心喜令餓鬼飽地獄痛息畜生意開罪除尋光

來詣佛所諸佛笑法皆有常瑞若授菩薩決遍照十方光從頂入授緣覺決光入面門授聲聞決光入肩井說生天事光從臍入說降人中光從膝入說趣三苦光從足心入諸佛之欣不以欲笑不以瞋笑不以癡笑不放逸

笑不利欲笑不榮貴笑不富饒笑今佛晉等  
愍傷羣生行大慈笑無斯七也又智度論云  
如佛初轉法輪時應持菩薩從他方來欲量  
佛身上過虛空無量佛刹至華上世界見佛  
身如故而說偈言

虛空無有邊

佛功德亦爾

設欲量佛身

唐勞不能盡

上過虛空界

無量諸佛土

見釋師子身

如故而不異

佛身如金山

演出大光明

相好自莊嚴

猶如春華敷

又處處經云佛在世時諸天鬼神龍人民皆

到佛所聽經數百千重前後皆見佛面所以者何佛前世時言語無前後故是故無不見佛面者人卧皆隨佛所首向佛尊故

厭欲部第三

如大莊嚴法門經云爾時王舍城中有婬女女名金色光明威德彼女宿世善根因緣形貌端正衆相具足身真金色光明照耀容儀媚麗世所希有神慧聰敏辯才無礙音辭清妙深遂柔軟言常含笑隨所行處皆金光照所著衣服亦皆金色一切人衆見者繫心愛

著無捨隨所遊處皆悉隨從有長者子名上威德爲欲樂故多與財寶共相要契車乘莊嚴往詣園林爾時金色女宿緣冥感爲文殊師利化令入道神變自在故以頭枕彼威德膝上而睡即以神力於其卧處現爲死相腫脹臭爛難可附近須臾腹破肝腸剖裂五臟露現臭穢可惡大小便道流溢不淨諸根支節蠅蛆啖食不可稱說時長者子見此死屍生大恐怖身毛皆豎而作是念我今無救遍觀四方無歸依處倍增怖畏發大怖聲彼長

者子二因緣故生大怖畏一昔所未見如是惡事是故生怖二大衆知我與彼同來在此而今忽死謂我故殺阿闍世王不鑒此理橫見加戮是故生怖時長者子獨於此林不見一人一切凡聖誰能救者彼長者子過去善根雖熟以不聞見文殊共金色女所說法故文殊師利即以神力令諸樹林悉說偈言長者聞已心大歡喜深自慶幸捨棄死屍從林而出即往佛所具說怖緣爾時佛告長者子汝莫憂怖我當施汝一切無畏汝歸佛者一

切無怖長者白佛一切怖畏從何而生佛言從貪瞋癡因緣故畏當知一切諸怖無主無作無有執者汝先欲覺今何所在長者子言此中所見好色惡覺凡夫貪著於聖法中無如是事於是佛爲種種方便說法時長者子得順法忍時金色女知長者子受教化已莊嚴五百馬車前後圍繞來詣佛所却住一面爾時文殊問長者子言汝識此妹不長者子言我今實識文殊師利言汝云何識時長者子即向文殊而說偈言

見色如水沫	諸受悉如泡	觀想同陽焰
如是我識彼	見行如芭蕉	知識猶如幻
女名假施設	如是我識彼	身無覺如木
亦如草瓦礫	心則不可見	如是我識彼
諸凡夫如醉	顛倒生惡覺	智者所不染
如是我識彼	如彼林中屍	臭爛惡不淨
身體性如是	如是我識彼	過去本不滅
未來亦不生	現在不暫住	如是我識彼
文殊當善聽	彼思難可報	我本多貪欲
見不淨解脫	彼身實不死	為化我現死

愍衆故示現 誰見不發心 如是貪瞋癡  
 及一切煩惱 如是體法性 善哉甚微妙  
 爾時佛告阿難此金色女上威德男已於過  
 去教化令發菩提今更聞法得順法忍此金  
 色女於當來世過九十百千劫當得作佛號  
 曰寶光如來威德長者於寶光佛所得菩薩  
 身名曰德光寶光滅後當得作佛號曰寶炎  
 如來又觀佛三昧經云佛告阿難我昔夏安  
 居時波羅奈國有一婬女在高樓上有女名  
 妙意昔日於佛有緣爾時世尊化三童子年

皆十五面貌端正勝諸世間一切人類此女見已身心歡喜白言丈夫我今此舍如功德天富力自在衆寶莊嚴我今以身及與奴婢奉上丈夫可備灑掃若能顧納隨我所願一切供給無所愛惜作是語已化人就牀未及食頃女前親近白言丈夫願遂我意化人不違隨已所欲既附近已一日一夜心不疲厭至二日時愛心漸息至三日時白言丈夫可起飲食化人即起纏綿不已女生厭悔白言丈夫異人乃爾化人告言我先世法凡與女

通經十二日爾乃休息女聞此語如人食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咽身體苦痛如被杵搗至四日時如被車轆至五日時如鐵丸入體至六日時支節悉痛如箭入心女作念言我聞人說迦毗羅城淨飯王子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卷二愍諸盲冥救濟苦人恒在此城常行福度放金色光濟一切人今日何故不來救我我從今日乃至壽終終不貪色寧與虎狼同處一穴不貪色欲受此苦惱化人亦瞋吐弊惡婦女廢我事業我今共汝合體一處不如早

死父母宗親若來覓我處自藏我寧經死不  
堪耻辱女言葬物我不爾欲死隨意是時  
化人取刀刺頸血流滂沱塗汙女身姜陀在  
地女不能勝二日青淤三日臃脹四日爛潰  
五日漸爛六日肉落七日唯有臭骨如膠如  
漆黏著女身一切大小便利及諸惡蟲逆血  
諸膿塗漫女身女極惡狀而不得離女發誓  
願若諸天神及與仙人淨飯王子能免我苦  
我持此舍一切珍寶以用給施作是念時佛  
將阿難難陀帝釋在前梵王在後佛放常光

照耀天地一切大眾皆見如來諸此女樓時  
女見佛心懷慙愧藏骸無處取諸白毳纏裹  
晁屍臭氣如故不可覆藏女見世尊為佛作  
禮以慙愧故身映骨上臭骨忽然在女背上  
女極慙愧流淚而言如來功德慈悲無量若  
能令我離此苦者願為弟子心終不退佛神  
力故臭骨不現女大歡喜為佛作禮白佛言  
世尊我今所珍一切施佛佛為呪願梵音流  
暢女聞呪願心大歡喜應時即得須陀洹道  
五百侍女聞佛音聲皆發無上菩提道心無

量梵衆見佛神變得無生忍帝釋所將諸天  
有發善提心者有得阿那含者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  
婦產一男兒形貌極醜狀似惡鬼有人見者  
捨之而去年漸長大父母厭惡驅令遠棄乃  
至畜生見此醜陋尚懷怖懼何況人類又於  
一時詣林採果以自存活飛鳥走獸無不怖  
走絕迹無住世尊慈念將諸比丘到林欲度  
見佛避走佛以神力使不得去時諸比丘各  
在樹下跏趺繫念世尊化作醜陋人執持應

器盛滿中食漸向醜人形狀類已心懷喜悅  
今此人者真是我伴尋來共語同器而食食  
已時彼化人忽然端正醜陋問言汝今何以  
忽然端正化人答言我食此食以善心觀彼  
樹下坐禪比丘使我端正醜陋聞已尋復敬  
之尋得端正心懷喜悅即向化人深生信解  
於是化人還復本形醜陋見佛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前禮佛足却坐  
一面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得須陀洹果即於  
佛前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

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時  
 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宿本因緣佛告  
 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曰弗  
 沙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我及彌勒俱為菩薩  
 到彼佛所種種供養而翹一足於七日中說

偈讚佛

華二

天上世間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有  
 世界所有悉能見 無有能及如佛者  
 爾時菩薩說此偈已時彼山中有一鬼神作  
 醜陋形來恐怖我以神力令彼行處懸崖

嶮岨不能得過時彼山神即作是念我以惡  
 心恐怖他故令我今者行處嶮難不可得過  
 今當往彼懺悔先罪作是念已尋即往詣懺  
 悔訖已發願而去佛告比丘欲知彼山神恐  
 怖我故五百世中形體醜陋見者驚走由彼

懺悔故今遭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

奉行頌曰

大聖神變隨事啓朦含英秀發開悟相應  
 服以邪道化現神通隱顯利物乃軌高蹤  
 羣生息謗感悟興隆潛運自在見者生恭

罕逢斯聖絕代靈龍含生有福過此休徵

感應緣略引二十五驗

通叙神化多種之變

周時有左慈能變

舌埴山有帝女能變

夏鯨及趙王如意變

魏襄王年中有女變

漢建平中有男子變

漢建安中有男子變

晉元康中有女變

晉惠懷時有男女變

漢景帝時有人變 漢宣帝時有雞變

晉太康年中有彭蚊及蟹變

孔子於陳絃歌館中有鯉魚變

晉豫章郡吏易拔變

晉宜陽縣有女姓彭名娥變

晉太末縣吳道宗母變

晉復陽縣有牛變 炎帝之女變

諸傳雜記之變

秦時有江南宮亭廟神變

秦時南方有落民飛頭變

高陽氏同產夫婦變

魏時尋陽縣北山蠻人作術變

魏時清河宋士母因浴變

梁朝居士韋英妻梁氏嫁變

夫慈濟之道震古式瞻通化之方由來難測  
此是方外之大聖非是域中之凡能窮之不  
可原究之不可盡然凡聖雖別變化有同良  
由智有淺深障有麤細機有大小化有寬狹  
蓋達生死之本可以言變化矣若依佛教明

信因果因緣相假方成變化矣據外俗未達  
大方唯信緣起不賴因成故千寶記云天有  
五氣萬物化成木精則仁火精則禮金精則  
義水精則智土精則恩五氣盡純聖德備也  
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  
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  
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苟稟此  
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  
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而  
織食肉者勇慤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

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無  
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  
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為牡牝寄生因夫高  
木女蘿託乎茯苓木株於土萍植於水鳥排  
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蟲土閉而螫魚淵潛而  
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  
親旁則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  
年之雀入江為蛤千歲龜龜能語人語千歲  
之狐起為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  
鼠而能相十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為鳩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秋分之日鳩變為鷹為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為  
螢也朽葦之為蒼也稻之為蟹也麥之為蚨  
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  
知而化為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為鷹也蛇之  
為龍也蒼之為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  
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論應變而動是謂順常  
苟錯其方則為妖眚故下體生於上氣之反  
者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為女  
女化為男氣之質者也魯牛哀得疾七日化  
而為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將入搏而

第一四〇册

食之當其為人不知將為虎當其為虎不知當為人故晉太康中陳留阮士禽傷於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虺成於鼻中元康中曆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殼備文甲皆具唯中藥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生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己惡識所自來然朽草之為螢由乎腐也麥之為蛭蝶由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由也農

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夜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今所覺事者固未足以究其變化之極也此乃由衆生本識雜業熏成因種既熟緣假外形情與非情隨緣興變若先無種縱遇其緣緣疎力弱亦未能獨變故因假緣故種不獨成緣假因故緣不獨辨因緣和合力用相齊萬類由生一非能建庶將來哲豈猜餘十也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會恨不得吳松江鱸魚為膾放

云可得也求銅盤貯水放以竹竿餌釣盤中須更引一鱸出公大撫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座席得兩為佳放乃復餌釣之須更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目前膾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既得鱸恨不得蜀生薑耳放

十一

十二

增市二端錦後公近郊士人從者百許人放乃齎酒一甕脯一片手自傾甕行酒百官百官皆醉飽公還驗之酤賣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惡之陰欲殺元放元放在公座將收之放却入壁中霍然不見乃募取之或見於市乃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後或見放於陽城山頭行人逐之放入於羣羊行人知放在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成君術既驗但欲與相見羊中忽有一大老羝居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遠如許人即云此羊是競往欲取

而羣羊數百皆為羝羊並屈前膝人立云遠如許於是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哉也

舌埴山帝之女死化為恠草第一其葉莖成其華十三

黃色其實如菟絲故服恠草者恒媚於人焉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為狐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為蜮射人莖弘見殺蜀人藏其血故三年而為碧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伏盤

水中久而不起變為鼃矣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鼃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現初浴替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累世不敢食鼃肉又吳寶鼎元年六月晦日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因池浴化為鼃其狀如黃氏騫兄弟四人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坑瀉水其鼃入水中遊戲一二日間恒延頸出亦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夏鯨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鯨為黃能意為蒼狗

魏襄王三年有女子自首化為丈夫與妻生子故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為陰勝陽厥咎亡也

漢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為陰將亡繼嗣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也故使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篡焉

漢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子周羣曰哀帝時爾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也至二十

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晉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而無子

晉惠懷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有男女二體

亦能兩幸而尤好姪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

而妖形作也當中興之間又有女子其陰在腹肚居在揚州亦性好姪色故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  
角角有毛生故京房易傳曰冢宰政厥妖人  
生角五行志以為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  
舉兵向京師也其後有七國之難起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軫廐中雌鷄化  
為雄鷄毛衣亦變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  
中丞相府史家雌鷄化為雄鷄冠距鳴將至  
永光年中有獻雄鷄生角者五行志以為王  
氏之應也  
晉太康四年會稽郡彭歧及蟹皆化為鼠其

眾覆野大食稻為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  
行不能過田塍數日之後則皆為牝至六年  
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居乎陽金獸也  
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  
妖也

孔子厄於陳第二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十五  
餘著皂衣高冠大吐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  
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  
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  
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之子路如

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鯁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神皆依憑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與明日遂行

右十三驗  
出搜神記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違道不反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施設使者催令裝束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仍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至麓變成三足大虎所豎之脚即成

其尾

右此二驗  
出異苑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強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爲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至走還正見塢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

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  
 娥仰呼曰皇天寧有神不我為何罪而當如  
 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  
 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  
 死山裏頭出山入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  
 器化為石形似鷄土人因號曰石鷄山為娥  
 潭右此一驗  
 出幽明錄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  
 單與母居未有婦兒宗賃不在家隣人聞其  
 屋中砰礚之聲闚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

其屋中鄉里驚怛恐虎入其家食其母便鳴  
 鼓會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  
 其母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母語之曰當  
 罪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母縣界  
 內虎災屢起皆云母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  
 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白鷹并戟刺中其  
 腹然不能即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牀上  
 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兒號泣如葬其  
 母法朝冥哭臨之右此一驗  
 出齊諧記  
 晉復陽縣里民有一家兒牧牛牛忽舐此兒

舐處肉悉白兒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  
供賓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

虎右此一驗出顏  
徵廣州記錄

炎帝之女娃遊于東海溺而死化為精衛其  
狀如鳥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堙者塞  
也其音

第二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河涸不足比飲大

澤未至道死棄其狀化為鄧林右此二驗  
出山海經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

千年化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太山有茯苓

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復云燒蜂巢所作未詳此二說孰是神農本

草經云取鷄卵殼黃白渾雜者熟煮及尚軟

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著粉中

佳者亂真此世所恒用  
無作不成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老籛為雀老蒲為葦搜

神記曰土蜂名曰螺蠃今世謂烟蠃細腰之

類其為物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桑蟲之子

育之則皆化成已子也

秦周訪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

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訪性膽果決因

第一四〇册

上廟宿竟夕宴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公訪遂擒之化為雄鴨訪捉還船欲烹之因而

飛去後竟無他占此一驗  
出述異記

秦時南方有落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

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入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恠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而其體氣急狀若將

死乃去被頭復起傳頸有項平和桓以為巨恠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大恠也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昔者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十八

男女同體而生二頭四足手是為蒙雙氏二右

驗出搜  
神記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介身悉如真虎餘鄉人周眎有一奴

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  
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為如其言  
既而入草須臾一大黃斑虎從草出奮迅吼  
喚甚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中少時復  
還為人語二人歸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輩說  
之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  
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視了無異唯於髻髮  
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  
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  
嘗於巒中告羅有一蠻師云有此術以三尺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布一升米精一赤雄鷄一升酒受得此法也  
魏時有清河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  
室裏浴遣家中子女盡出戶獨在室中良久  
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聞不見人木盆水  
中有一大鼈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  
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  
可柰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積日轉解  
自捉出戶外其去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復  
數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  
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

卷二

十九

第一四〇册

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黃母相以二右

驗出續  
搜神記

梁時開善寺京師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恠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為桃人所騎之馬亦化成茅馬從者數人盡為蒲人梁氏惶懼遂捨為寺見洛陽寺記傳

眠夢篇第二十六

此有五部

迷意部  
不善部  
無記部  
三性部  
善性部

迷意部第一

原是一心積為三界癡流慢惰昏滯沉沒欲討其際難測其本所以遠自無始至於今身生死輪轉塵轢莫之比明闇遞來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器月難保且夫盛衰之道與時交構睡夢之途因心而動動由內識境由外熏緣熏好醜夢通三性若宿有善惡則夢有吉凶此為有記若習無善惡汎觀平事此為

無記若晝緣青黃夢想還同此為想夢若見  
升沉水火交侵此為病夢雖夢通三性然有  
報無報欲知斯事如下經說

三性部第二

如善見律云夢有四種一四大不和夢二先

華二

二十

見夢三天人夢四想夢云何四大不和夢答  
眠時夢見山崩或飛騰虛空或見虎狼師子  
賊逐此是四大不和夢虛而不實云何先見  
夢答或晝日見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夜尅夢  
見是名先見夢此亦不實云何天人夢答若

善知識天人為現善夢令人得善若惡知識  
者為現惡夢此即真實云何想夢者答此人  
前身或有福德或有罪障若福德者現善夢  
罪者現惡夢如菩薩母初欲入母胎時夢見  
白象從忉利天下入其右脇此是想夢也若  
夢禮佛誦經持戒布施種種功德此亦想夢  
問夢為善不善無記耶答亦善不善無記若  
夢見禮佛聽法說法此是善功德若夢見殺  
盜姪此是不善夢若夢見青黃赤白色等此  
是無記夢也問曰若爾者應受果報答曰不

受果報何以故以心業羸弱故不感報是故律云除夢中不犯也

又迦延論云云何一切睡眠相應耶答曰或睡不眠相應如未眠時身不軟心不軟身重心重身瞪瞢心瞪瞢身憤心憤身睡心睡為睡所纏是謂睡不眠相應云何眠不睡相應答曰不染汚心眠夢是謂眠不睡相應云何睡眠相應答曰染汚心眠夢是謂睡眠相應云何不睡不眠答曰除上爾所事問眠當言善不善無記耶答曰眠或善或不善或無記

云何為善答曰善心眠夢云何不善答曰不善心眠夢云何無記答曰除上爾所事如夢中施與作福持戒守齋如善心眠時所作福當言餘福迴是名善云何眠時所作不福當言迴耶答曰如夢中殺盜等如不善心眠餘不福心迴是名不善云何眠時所作福不福不當言迴答曰如眠時非福心非不福心迴如無記心眠時所作福非福不當言迴是名無記問夢名何等法答曰是五蓋中無明蓋也

善性部第三

如出生菩提心經云爾時世尊告迦葉婆羅門言汝善男子有四種善夢得於勝法何等為四所謂於睡眠中夢見蓮華或見傘蓋或見月輪及見佛形如是見已應自慶幸我遇勝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睡夢見蓮華 及以夢見於傘蓋  
或復夢裏見月輪 應當獲得大利益  
若有夢見佛形像 諸相具足莊嚴身  
衆生見者應歡喜 念當必作調御師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惡生王為行殘暴無悲  
邪見如來遣迦旃延化其本國惡生王及夫  
人皆得生信王大夫人號為尸婆具沙後生  
太子字喬波羅時王於寢夢見八事一頭上  
火然二兩蛇絞腰三細鐵網纏身四見二赤  
魚吞其雙足五有四白鶴飛來向王六血泥  
中行泥沒其腋七登太白山八鶴雀屋頭於  
夢寤已以為不祥愁憂慘悴尋即問諸外道  
婆羅門外道聞王此夢素嫌於王兼嫉尊者  
迦旃延因王此夢言大不吉不禳馱之禍及

卷二

二十一

第一四〇册

王身王聞其語信以為然益增憂惱即問之言若禳馱時當須何物諸婆羅門言所須用者王所珍愛我若說者王必不能時王答言此夢甚惡但恐大禍殃及我身除我以往餘無所惜請為我說所須之物諸婆羅門等見其慙慙知其心至即語王言所可用者此夢有八還須八種可得禳災一殺王所敬夫人尸婆具沙二殺王所愛太子喬婆羅三殺輔相大臣四殺王所有烏臣五殺王一日能行三千里象六殺王一日能行三千里駝七殺

王良馬八殺王所敬禿頭迦旃延却後七日若殺此八聚集其血入中而行可得消災王聞其言以已命重即便許可還至宮中愁憂懊惱夫人問王何故如是王答夫人具陳說上不祥之夢并道婆羅門禳夢所須夫人聞已而作是言第二但使王身平安無患妾之賤身第三豈足貴耶復白王言却後七日我歸當死聽我往彼尊者迦旃延所六日之中受齋聽法王言不得汝若至彼或語其實彼若知者捨我飛去夫人慙慙王不能免即便聽往夫人

到彼尊者所禮拜問訊遂經三日尊者怪問王之夫人未曾至此經停信宿何故今者不同於常夫人具說王之惡夢却後七日當殺我等用禳災惠餘命未幾故來聽法因向尊者說王所夢尊者迦旃延言此夢甚吉當有歡慶不足爲憂一頭上火然者寶主之國當有天冠直十萬兩金來貢於王正爲斯夢夫人心急七日向滿爲王所害懼其來晚問尊者言何時來到尊者答言日晡時必當來至二兩蛇絞腰者月支國王當獻雙劍價直十

萬兩金今日當至三細鐵網纏身者大秦國王當獻珠璣價直十萬兩金後日凌晨當至四赤魚吞足者師子國王當獻毗瑠璃寶跋價直十萬兩金後日食時當至五四白鶴來者跋耆國王當獻金寶後日日中當至六血泥中行者安息國王當獻鹿毛欽婆羅衣價直十萬兩金後日日昃當至七登太白山者曠野國王當獻大象後日晡時當至八鷓鴣雀屋頭者王與夫人當有私密之事事至後日自當知之夫人白王良久果如尊者所言期

限既至諸國所獻一切皆到王大歡喜尸婆具沙夫人先有天冠著重寶主國所獻天冠王因技戲脫尸婆具沙夫人所著一重天冠著金鬘夫人頭上時夫人瞋恚而言若有惡事我先當之今得天冠與彼而著尋以酪器擲王頭上王頭盡汚王大瞋忿拔劍欲斫夫人夫人畏王走入房中即閉房戶王不得前王尋自悟尊者占夢云有秘密事正此是耳王及夫人尋至尊者迦旃延所具論上來信於非法惡邪之言幾於尊者妻子大臣所愛

之物行大惡事今蒙尊者離於惡事即詣尊者敬奉供養驅諸外道婆羅門等遠其國界即問尊者有何因緣如此諸國各有所珍奉獻於我尊者答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爾時有佛名毗婆尸彼佛出時有一國名曰槃頭王之太子信樂精進至彼佛所供養禮拜即以所著天冠寶劍瓔珞大象寶車欽婆羅衣上獻彼佛緣是福慶生生尊貴所欲珍寶不求自至王聞是已於三寶所深生敬信作禮還宮

不善部第四

如發覺淨心經云佛告彌勒菩薩言菩薩當  
觀二十種睡眠諸患何等二十一樂睡眠者  
當有懶惰二身體沉重三膚皮不淨四皮肉  
麤澁五諸大穢濁威德薄少六飲食不消七  
體生瘡炮八多有懈怠九增長癡網十智慧  
羸弱十一善欲疲倦十二當趣黑暗十三不  
行恭敬十四稟質愚癡十五多諸煩惱心向  
諸使十六於善法中而不生欲十七一切白  
法能令減少十八恒行驚怖之中十九見精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進者而毀辱之二十至於大眾被他輕賤又  
國王不黎先泥十夢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  
王名不黎先泥夜夢十事一夢見三瓶併兩  
邊瓶滿氣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央空瓶中二  
夢見馬口食屎亦食三夢見小樹生華四夢  
見小樹生果五夢見一人索繩人後有羊羊  
主食繩六夢見狐坐於金牀上於金器中食  
七夢見大牛還從犢子乳八夢見四牛從四  
面鳴來相趨欲鬪當合未合不知牛處九夢  
見六陂水中央濁四邊清十夢見大谿水流

第一四〇册

正赤王夢見是事已即寤大怖恐亡其國及身妻子王至明日即召公卿大臣及諸道人曉解夢者問言昨夜夢見十事寤即恐怖意中不樂誰能解夢有一婆羅門言我為王解之恐王聞者愁憂不樂王言如卿所觀說之勿有所諦婆羅門言王夢皆惡當取所重愛夫人太子及邊親近侍人奴婢皆殺以祠天王可得無他王有卧具及著身珍寶好物皆當燒已祠天如是者王身可得無他王聞此語轉加愁憂即入齋房思念是事王正夫人

名摩尼到王所問王言何為入齋房愁憂不樂耶我身有過於王耶王言汝無過於我我自愁耳夫人復問王言汝莫問我聞者令汝不樂夫人復言我是王半身設有善惡王應語我云何不相語耶王便為夫人具說夜夢十事夫人言王莫愁憂如人買金磨石好醜善惡其色自見於石上今佛近在精舍去國不遠何不往問如佛所解王當隨之王即勅羣臣嚴駕而出到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白佛言我昨夜夢見十事具如前述所夢如是

單三

廿六

寤即恐怖恐亡我國及身妻子唯佛爲解所  
夢十事願聞教誡佛言王莫恐怖夢者無他  
乃爲後世當來之事非今世惡此後世人當  
不畏法禁姪洩貪利嫉妬不知獸足少義無  
慈喜怒無慚愧佛言第一夢見三瓶併兩邊  
瓶滿氣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央空瓶中者此  
後世人豪貴者自相追隨不親貧者王夢瓶  
併正謂是耳王莫恐怖於國於太子於夫人  
皆亦無他佛言第二王夢見馬口食屍亦食  
者此後世人作帝王及大臣稟食縣官俸祿

復捺萬民不知獸足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  
言第三夢見小樹生華者此後世人年未滿  
三十而頭生白髮貪姪多欲年少強老王夢  
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四王夢見小樹生果  
者此後世人年未滿十五行嫁抱兒而歸不  
知慚愧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五王夢  
見一人索繩人後有羊羊主食繩者此後世  
人夫婿出行賈作其婦於後便與他家男子  
交通貪其財物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  
六王夢見狐坐金牀上於金器中食此後世

人下賤便尊貴有財產衆人敬畏公侯子孫  
更經貧賤處於下坐飲食在後王夢正是王  
莫恐怖佛言第七王夢見大牛還從小犢子  
乳者此後世人無有禮義母反爲女作媒誘  
恤他家男子與女交通嫁女求財以自供給  
不知慚愧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八王  
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趨欲鬪當合未合  
不知牛處者此後世帝王長吏及人民皆無  
至誠之心更欺詐愚癡瞋恚不敬天地是故  
雨澤不時長吏人民請禱求雨天當四面起

雲雷電有聲長吏人民咸言雷雨須臾之間  
雲散不墮所以者何帝王長吏八民無有忠  
正慈仁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九王夢  
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者此後世中國當  
擾亂治行不平人民不孝父母不敬長老邊  
國面當平清人民和穆孝順二親王夢正是  
王莫恐怖佛言第十王夢見大谿水流正赤  
者此後世諸國忿爭興軍聚衆更相攻伐當  
作車兵步兵騎兵共鬪相殺傷不可數死者  
於路血流正赤王夢正是王莫恐怖於國太

于於夫人皆亦無他王聞長跪心即歡喜今  
受佛恩令得安隱作禮還歸重賜宮臣從今  
已後不信諸異外道及婆羅門

無記部第五

如十誦律云有比丘眾中睡佛言聽水洗頭

廿三

廿八

猶睡不可佛令比丘以五法用水洗他一者  
憐愍二者不惱他三者睡眠四者頭倚牆壁  
五者舒脚坐猶睡不止聽以手搯若故睡不  
止佛聽以麴擲若故睡不止佛聽用禪杖者  
若取禪杖時應生敬心以兩手提杖放戴頂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上若坐睡不止者看餘事者以禪杖築築  
已還坐若無睡者還以禪杖著本處已坐若  
故睡不止佛聽用禪鎮安孔作之以繩貫孔  
中繩頭施紐掛耳上去額前四指著禪鎮時  
禪鎮墜地佛言禪鎮墜者應起庠行如鵝行

法

頌曰

昏沉睡蓋 遊想妄現 親族虛聚 徒霑美醯  
既寤空無 妄生愛戀 雖通三性 終成七變  
感應緣 六略引 六驗

第一四〇册

漢甘陵府丞文穎

宋陳秀遠

宋太守諸葛覆

宋馬虔伯

齊沙門釋僧護

唐沙門釋智興

漢南陽文穎字叔良建安中為甘陵府丞過

界止宿夜鼓三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

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燥

然無以自温聞君在此故來相依屈明日暫

住須臾幸之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

沾濕穎心中愴然即寤寤已語左右左右曰

夢為虛耳何足可恠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

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子穎

夢中間曰子為是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注

送民之神穎曰子棺今為所在對曰近在君

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揚樹下即是吾墓也天

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諾忽然便

寤天明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恠此何大適

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即起幸之

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揚曰是矣掘

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没半水中穎謂

左右曰向聞於人謂為虛矣世俗所傳不可

無驗為移其棺而後去之

右一驗出  
搜神記

宋陳秀遠者潁川人也嘗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宋元徽二年七月中於昏夕間闕卧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自惟己身將從何來一

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罔然明照流飛而去俄而一室盡明爰至空中有如朝晝秀遠遽起坐合掌喘念頂見中宇四五丈上有一橋閣焉又欄檻朱彩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動之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時而已自見平坐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填衢衣服粧束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許上著青襖下服白布裳行至秀遠左邊而立有頃復有一婦人通體衣白布為偏環髻手持華香當前而立語秀遠曰汝欲觀前身

右二

三十

即我是也以此華供養佛故故得轉身作汝迴指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先身也言畢而去去後橋亦漸隱秀遠忽然不覺還下之時光亦尋滅也

右一驗出  
冥祥記

宋琅琊諸葛覆宋末嘉年為元真太守家累

第一四〇册

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復於郡病亡  
 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  
 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  
 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亡父事及  
 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違奉累載  
 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歔歔不能自  
 勝又云行速疲極困卧窻下牀上以頭枕窻  
 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  
 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  
 便如問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

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託二徐  
 檢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如  
 鬼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  
 更差人送喪達都右一驗出  
 宋馬虔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宣  
 漢縣宰以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於縣得夢見  
 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  
 諸天妓樂盈仞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  
 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尅消人中齋  
 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

識楊暹等八人並著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土中天中天際神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遼曰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終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虔伯後為梁州西曹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為行參軍虔伯耳荆楚之言心甚懼然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誓不許十五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四日危篤守命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面有三人形可二丈前一人衣帔垂鬚頂光圓明後二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人姿質金曜儀相端備列于空中去地數仞虔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芳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即小瘥虔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環曜皆是珍寶於是所患悉以復

右一驗出冥祥記

高齊時有釋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恠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卧石可長丈八乃顧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羸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如初不動經

第一四〇册

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訖移置佛堂晉州  
陷日像汙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  
不變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頭挽不動忽有  
異僧以瓦木土壑壘而圍之須臾便了失僧  
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  
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  
年有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遂  
慚怖悔而謝焉其像現在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俗緣宋氏涖州人  
也謙約成務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持律

心口相弔不輟昏寤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  
維那鳴鐘依時僧徒無擾同寺僧名三果者  
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無凶告  
通夢其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由齋戒  
不持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叵述誰知吾  
若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  
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  
思報其恩汝可具絹十匹早奉與之并陳吾  
意冀禮殷誠從眠驚寤恠夢所由與人共說  
初無信者尋入重夢及諸巫覡咸陳前說後

經十日凶告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  
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寺主恭禪師等合  
寺大德咸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  
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云罽膩吒王受苦由  
鳴鐘得停及增一阿含經鳴鐘偈福敬遵此  
第二  
事輒力行之嚴冬登樓風切皮肉僧給羔袖  
三十三  
用執鐘椎興自勵意露手鳴椎掌中傷破不  
以爲苦兼鳴鐘之始先發善願願諸賢聖同  
入道場同受法食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  
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鐘聲俱得離苦速得解

脫如斯願行志常奉修豈欲徹誠遂能遠感  
衆服其言倍驗非謬以貞觀六年三月遘疾  
少時自知後世捨緣身資召諸師友因食陳  
別尋卒莊嚴春秋四十有五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